

“女扮男装”与伦理选择：《第十二夜》中薇奥拉的形象分析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and Ethical Choices: An Analysis of Viola’s Image in the *Twelfth Night*

张 秀 (Zhang Xiu)

内容摘要：《第十二夜》通过薇奥拉的女扮男装聚焦理性认知、理性选择与身份建构问题。薇奥拉通过女扮男装建构新的性别与社会伦理身份，以便融入伊利里亚社会。然而，女扮男装的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伦理的混乱与冲突，使薇奥拉常常陷入伦理困境之中。薇奥拉的伪装以及面对伦理困境做出的选择，皆影响着周围人的视角，促使奥西诺公爵与奥利维娅等人从排他性的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他们在各自的选择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逐渐调节着现实世界与欲望世界之间的矛盾。矛盾解决的同时，薇奥拉等人的伦理身份获得重构，伴随着身份的确认和地位的改变，伊利里亚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得以重新确立，良性发展的社会逐渐形成。

关键词：《第十二夜》；薇奥拉；女扮男装；身份建构；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张秀，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英美文学。本文受2022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and Ethical Choices: An Analysis of Viola’s Image in the *Twelfth Night*

Abstract: *Twelfth Night* focuses on rational cognition, rational choic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Viola’s disguising as a man. Viola constructs a new gender and social ethical identity by disguising as a man, so as to integrate into the society of Illyria.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of Viola’s disguised identity also leads to ethical confusions and conflicts, which makes Viola often fall into ethical predicaments. Viola’s disguise and choices in the face of ethical dilemmas affect the perspectives of people around her, and also promote Duke Orsino and Olivia to libe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exclusive iso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they continue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mselves and others, and gradually adjus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al world and the desir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ethical identity of Viola and others was reconstructed. With the confirma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change of status, the ethical order of Illyria was reestablished, and a benign development society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Keywords: *Twelfth Night*; Viola; woman disguised as a m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ethical choices

Author: Zhang Xiu, is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s well a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2005010@zju.edu.cn).

16世纪末，伦敦的舞台上开始上演莎士比亚的新型喜剧，即浪漫喜剧。这种喜剧的浪漫性不仅在于它不受古典戏剧创作传统的约束，还在于用丰富的想象力建构一种逃离严肃乏味、邪恶肮脏的现实生活的方式。对于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天赋，约翰逊博士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悲剧似乎依赖于技巧，喜剧则出自于本能”（Johnson 19）。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天赋，本质在于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其作品中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因素相结合。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通常也被称作“事件喜剧”或“错位身份喜剧”，主要在于戏剧情节往往是由人物错置的伦理身份所驱动，其中最常见的是女性角色的女扮男装。作为莎士比亚最成熟的浪漫喜剧，《第十二夜》就是“错位身份喜剧”的典范之作。女扮男装是贯穿全剧的关键喜剧元素，也是创作者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重要手段。

薇奥拉的伪装是《第十二夜》中的“中心骗局”（Porter 193），她女扮男装的选择不仅使自己陷入伦理困境之中，而且引起了伊利里亚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突与矛盾。评论家们从薇奥拉女扮男装入手，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性别焦虑、身份的流动性等主题展开了研究，尽管批评家们都关注到了薇奥拉女扮男装在戏剧情节中的重要作用，但对薇奥拉女扮男装的伦理选择的成因以及伦理价值并未深入挖掘。本文从薇奥拉女扮男装的动机分析入手，对薇奥拉女扮男装引起的伦理困境及其选择展开探讨，并且对薇奥拉女扮男装促进人物不断加深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以及在社会共同体形塑过程中彰显的伦理价值进行深入解读，以此从一个侧面来观照《第十二夜》的伦理教诲价值。

一、薇奥拉女扮男装的身份建构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可操作的、巧妙的过程。¹人的社会身份是建构的结果，而非与生俱来的。女扮男装正是薇

¹ See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London: Chicago UP, 1980: 2.

奥拉为建构新的伦理身份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薇奥拉历经海难，流落异乡，孪生兄长生死不明，因此失去了男性家长的保护。为了在陌生的伊利里亚社会生存下去，薇奥拉亟需为自己建构一个新的伦理身份。

在薇奥拉的理想中，她希望做奥利维娅的侍女。关于薇奥拉做奥利维娅侍女的意愿，须回到文艺复兴这个特殊的伦理环境中，从该时期的社会传统与性别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父权制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在传统道德里，女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中，“贞洁、沉默、顺从”等被视作理想女性应当具备的美德。琼斯这样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意识形态：“在人文主义和资产阶级家庭理论的论述中，合乎规范的女性是一种‘缺席’，从法律上讲，她在父亲和丈夫的名义和权威下隐匿不见；作为女儿和妻子，她被限制在家庭领域里，沉默而无形”（Jones 74）。保持沉默且不在家以外的地方抛头露面，是传统道德中的理想女性的行为准则。如果走出家门，进入男性的生活空间，女性将会暴露在“视觉”和“言语”的双重危险中。如果做伯爵小姐奥利维娅的侍女，这个身份并不需要薇奥拉改变性别。更重要的是，作为贵族小姐的贴身侍女，薇奥拉不用跟外界打交道，因而既不会违背女性应遵循的社会传统和伦理道德，也不会暴露其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等真实身份。因此，对于失去兄长又身处他乡的薇奥拉来说，做同样失去父兄的奥利维娅的侍女是其最好的选择。诚如薇奥拉所言，“要是我能够侍候这位小姐，就可以在时机成熟之前隐瞒我的身份了”（1.2.38-40）¹。然而，奥利维娅要为逝世的哥哥哀悼七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并拒绝外界的一切请求，甚至连“公爵的请求她也是拒绝的”（1.2.43）。在意识到做奥利维娅侍女的请求必然会遭到拒绝后，薇奥拉随即放弃了建构侍女的伦理身份的意图。

为了构建一个能够在伊利里亚社会中生活下去的新身份，薇奥拉将目光转向公爵，决心做他的侍从。薇奥拉请求船长“你得帮助我假扮起来”（1.2.50），试图通过女扮男装建构新的伦理身份。薇奥拉建构新的伦理身份就是通过衣着男性的服装建构女扮男装的性别身份，这也意味着她对其本来的女性身份的解构。在文艺复兴时期，服装作为一个高度规范的符号系统，“给予人们一个独特的外在标志，用来区分性别，当一个人穿着异性的服装，就是隐藏其真实的性别，构建异性的性别身份”（Howard 422）。男性的服装是男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的符号。通过女扮男装，薇奥拉完成了男性身份的建构，继而借助新的性别身份成为公爵的侍从。女扮男装对薇奥拉意义重大。一方面，流落异域他乡的薇奥拉为自己在男性社会里找到了“心理避难所”（431），这是她为了保护自己做出的伦理选择。另一方面，建构

1 本文所引该剧的汉译均采用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喜剧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引文后注明的幕次、场次、行次以 Keir Elam, ed.,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London: Bloomsbury Arden Shakespeare, 2008) 为据。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公爵侍从的伦理身份有利于她更好地融入伊利里亚社会。

尽管薇奥拉通过女扮男装做了公爵的侍从，建构了能够保证自己在伊利里亚生活下去的伦理身份，但是女扮男装的身份并不是她的真实身份，也不符合她的女性心理，因此内心也对其男性身份的道德合理性表示怀疑。女扮男装是薇奥拉迫不得已做出的身份选择，在男性服装的伪装之下，是她对其不稳定的社会性别身份的担忧与厌恶。薇奥拉将女扮男装之下的自己称作“可怜的怪物”（2.2.34），因为女扮男装使其变成了双重性别的混合体。文艺复兴时期，同性恋、雌雄同体以及易装的女性与“怪物”的概念相联系。加伯指出，易装的女性是“两种性别身份的怪物，其一半是女人，一半是男人”（qtd. in Garber 34）。“可怜的怪物”的称呼揭示了薇奥拉处于身体与精神不协调的间隙中，受男女两性原则制约的束缚。薇奥拉质疑自己女扮男装的道德合理性，认为自己的伪装是不道德的。“伪装，我认为你是邪恶的”（2.2.27），薇奥拉用顿呼的方式，间接地将自己的易装行为与《创世纪》中撒旦伪装成蛇相类比，道出了其女扮男装的道德缺陷。尽管薇奥拉认识到自己的女扮男装违反了自然与社会的性别规范，但于她而言，女扮男装并非是为了反抗或摆脱父权制的压迫、挑战父权制的权威、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利，而是凭借这种越轨的方式来建构一个在伊利里亚生活下去的新的伦理身份，为自己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找一个生存空间。因此，薇奥拉继续选择女扮男装。

二、伦理困境与薇奥拉的伦理选择

女扮男装促使薇奥拉建构了在伊利里亚社会生活下去的伦理身份，即奥西诺公爵的侍从，但女扮男装带来的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伦理的混乱与冲突，使薇奥拉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女扮男装不只是性别符号的简单改变，而是“戏剧身份的替代、叠加或变形，一个角色同时扮演两个角色”（Bradbrook 160）。女扮男装给了薇奥拉女性与男性的双重性别身份，也使她拥有了作为奥西诺公爵的侍从与作为西巴斯辛妹妹的双重伦理身份。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¹因此，伦理身份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伦理的混乱，致使薇奥拉陷入伦理困境之中。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²在《第十二夜》中，薇奥拉先后陷入了多重伦理困境，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伦理选择难题，如是否代表公爵向奥利维娅求爱，如何应对奥利维娅爱上自己的表白，如何化解公爵将自己当成情敌欲杀之的危机等。

在成为奥西诺公爵的近侍后，薇奥拉自己爱上了公爵，但却被公爵委以重任，代其向奥丽维娅求爱。因此，侍从的职责与对公爵的爱恋使得薇奥拉陷入了是否代公爵向奥利维娅求爱的伦理困境之中。一方面，薇奥拉表面上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

的身份是公爵的男性侍从，但实质却是女儿身，并且已经爱上了公爵，她对公爵的爱慕从她后来向公爵的间接表白中可以看出。如其所言：“我的父亲有一个女儿，她爱上了一个男人，正像假如我是个女人，也许会爱上殿下您一样”（2.4.234）。在男性身份的伪装以及侍从身份的束缚下，薇奥拉只能通过言语表露其真挚的情感。事实上，在薇奥拉的情感认知中，她是公爵的恋人，并且誓必要“做他的夫人”（1.4.42）。选择为公爵向奥利维娅求爱，就意味着薇奥拉要违背自己心理和道德上的公爵恋人的伦理身份，背叛自己对公爵的爱情。另一方面，就其女扮男装所建构的新的伦理身份而言，薇奥拉是公爵信任的侍从，侍从的伦理身份要求她必须“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 263）。因此，在代表公爵向奥利维娅求爱的命令前，她必然面临艰难的选择。在忠于爱情与履行责任的矛盾与冲突中，薇奥拉的道德战胜了情感，最终做出了承担责任的伦理选择。她向公爵保证：“我愿意尽力去向您的爱人求婚”（1.4.40-41）。薇奥拉做出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她需要履行侍从的职责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自己刚刚建立的社会伦理身份。第二，出于对公爵的真挚爱情，薇奥拉愿意将自己的情感暂时放在一边，置公爵的情感于首要的位置。在理智与情感的抉择中，薇奥拉没有被自己的情感与私欲所左右，也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锲而不舍地的履行作为爱情使者的责任和义务。

在履行侍从职责代表公爵向奥利维娅求爱的过程中，薇奥拉不仅未能让奥利维娅爱上公爵，接受公爵的爱情，反而致使她阴差阳错地爱上了女扮男装的自己，由此进一步让自己陷入如何应对奥利维娅对自己的爱情表白的伦理困境之中。奥利维娅对西萨里奥（即薇奥拉）一见钟情，观众与读者皆知肚明奥利维娅爱上的这个仆从不是男性，而是一位妙龄女郎。在薇奥拉代公爵第一次求爱时，奥利维娅假借归还戒指向薇奥拉表露爱意。虽然奥西诺并未赠送戒指给奥利维娅，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奥利维娅不仅表明了对公爵爱情的拒绝，也暗示了对西萨里奥的爱恋。随后，在薇奥拉代公爵第二次求爱时，奥利维娅直截了当地向她表露爱情。面对奥利维娅接连几次的暗示与表白，一方面，薇奥拉深知作为女性，她不可能接受另一位女性的爱情，奥利维娅付出的情感注定是徒劳的。薇奥拉为自己女扮男装给奥利维娅带来的理智与情感上的混乱而内疚，“因为我是个女人，可怜的奥利维娅也要白费无数的叹息了”（2.2.38-39）。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凭借公爵侍从的伦理身份在伊利里亚社会生活下去，薇奥拉又无法直接告诉奥利维娅真相。因此，薇奥拉再次陷入了伦理困境之中。

为了解决奥利维娅的表白所带来的伦理困境，薇奥拉试图通过言语来恢复自己真实的伦理身份，以此拒绝奥利维娅对自己的爱情。在第二次履行求爱职责的过程中，当奥利维娅直截了当地向薇奥拉表白之后，后者试图在与前者的话语交际中解构自己作为侍从的伦理身份，恢复本来的身份。

奥利维娅：请你告诉我你以为我这人怎样？

薇奥拉：我以为你以为你不是你自己。

奥利维娅：要是我以为这样，我以为你也是这样。

薇奥拉：你猜想得不错，我不是我自己。

奥利维娅：我希望你是我所希望于你的那种人。

薇奥拉：那是不是比现在的我要好些，小姐？我希望好一些，因为现在我不过是你的弄人。（3.1.136-142）

在双方的言语交际中，当奥利维娅想要确认西萨里奥对自己是否抱有同样的情感，并明确彼此在这份情感中的伦理身份时，薇奥拉暗示奥利维娅不要忘记自己高贵的出身，爱上一个比自己地位低还是同样性别的人。面对奥利维娅对其出身高贵的猜测，薇奥拉用“我不是我自己”做出了回应，在此语境中她的话语主体的身份不再是公爵的侍从——西萨里奥，而是作为女性的伦理身份——薇奥拉。薇奥拉直白的话语意在表明，她现有的伦理身份，既包括男性的性别身份也包括侍从的社会身份，皆是她所扮演的。在此语境中，薇奥拉的女扮男装引起的伦理身份的改变使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认知环境不同，当薇奥拉试图用话语建构自己的性别等伦理身份时，奥利维娅因被薇奥拉的外表所惑，未能理解其话语的深层所指。其原因在于“人类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只会关注、处理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话语，而且倾向于在与这些话语最大限度的关联的语境中对其进行处理，并构建与这些话语有足够关联的心理表征”（何自然 冉永平104）。奥利维娅只根据薇奥拉的话语及其男性的外表来解读出她出身高贵的表层涵义，却并未体悟出薇奥拉对自己身为女性身份的隐晦提及，反而被欲望和幻想驱使着进一步解构薇奥拉的伦理身份。奥利维娅将薇奥拉视作自我中心的延伸，把薇奥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丈夫的渴望投射到对其伦理身份的构建中。因此，奥利维娅爱上女扮男装的薇奥拉的伦理困境依然存在。受侍从的伦理身份的限制，薇奥拉无法直抒胸臆，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解决该困境。

最后，面对公爵将自己视作情敌欲杀之，薇奥拉陷入了保全自己还是为爱牺牲的伦理困境之中。该伦理困境是因西巴斯辛的出现导致的新的伦理混乱。西巴斯辛是薇奥拉的同胞兄长，女扮男装后的薇奥拉与西巴斯辛如同镜中之像、水中之影。因此，西巴斯辛的出现使得薇奥拉、公爵以及奥利维娅三者间的爱恋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奥利维娅误把西巴斯辛当作薇奥拉，欲与之成婚。虽薇奥拉对此一无所知，却引起了公爵的嫉恨，招致了杀身之祸。面对生与死的困境与选择，薇奥拉甘愿为爱牺牲。当戏剧到达高潮，并即将朝着悲剧发展时，西巴斯辛的适时出现让薇奥拉女性身份的真相浮出水

面，从而解构了薇奥拉女扮男装的身份。薇奥拉女扮男装所引起的所有的伦理困境与混乱终于得以化解，戏剧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尾。喜剧的结局是通过艺术家的神来之笔实现的，“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我们观众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艺术家的帮助，这出戏就不会圆满结束。没有艺术家的介入，没有外部力量，幸福永远不会实现”（Bache 56-58）。

三、薇奥拉的女扮男装与伦理秩序重构

薇奥拉的女扮男装不仅未对父权制度和性别等级体系造成威胁，反而促进了伦理秩序的重构，加速了社会的和谐与良性发展。薇奥拉的女扮男装促使公爵与奥利维娅等人不断加深自我与他人的认知，随着认知的不断加深，逐渐摆脱精神上的“伪装”，从自恋和幻想的虚幻世界中苏醒，进入现实世界。此外，薇奥拉的女扮男装身份的解构也促进了身份的重构，最终众人重新回归到性别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所认可的支配地位或从属地位，伴随着身份的重构和地位的改变，伊利里亚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得以重新确立，良性发展的社会逐渐形成。

薇奥拉凭借女扮男装的伪装，发挥着中间人的作用，调节着现实世界与公爵及奥利维娅等人的欲望世界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不断加深自我与他人的认知，随着认知的不断加深，最终回归现实。弗莱总结了现实世界与欲望世界的基础以及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在一个我们称之为正常的清醒的世界中度过的，另一部分是在一个根据自己的欲望创造的梦境中度过的。莎士比亚赋予两个世界同等的想象力，使它们彼此对立，并使两个世界虚实相衬”（Frye 72-73）。薇奥拉女扮男装的外在伪装与公爵以及奥利维娅的内在伪装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处于清醒而理智的现实世界；后者沉溺于虚幻而智昏的欲望世界。薇奥拉凭借女扮男装的伪装，将“救赎之爱、自我认知甚至身份本身引入伊利里亚”（89），促使奥西诺公爵与奥利维娅等人不断地加深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并逐渐走出欲望世界。伪装是引导角色自我认知的有效工具，因为这些喜剧技巧不仅仅是发展情节的手段，而且是实验的跳板，让男人和女人从自我错觉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醒悟。¹正是薇奥拉在爱情中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付出让奥西诺公爵体悟到爱情的无私性与补偿性，从自我膨胀的单恋中抽离出来。也正是基于薇奥拉对于生命短暂、时间宝贵、爱情美好等方面的理性阐释使奥利维娅从沉沦于丧亲的孤立状态中醒悟过来。约翰·劳里认为，薇奥拉外在伪装的作用在于通过使奥利维娅与奥西诺公爵暴露其思想上的伪装来促使他们摆脱“愚蠢的自我迷惑”（Lawry 94）。薇奥拉外在的伪装以及内在的无私奉献的真挚情感解开了“奥利维娅和奥西诺自欺欺人所编织的错误之网”（Porter 197-198），并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们传达了理性认知和选择的重要性。

1 See Newman Karen, *Shakespeare's Rhetoric of Comic Character*, New York: Methuen, 1985: 118.

薇奥拉的女扮男装促使她自身与奥利维娅以及公爵等人的身份重构，随着身份的重构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伊利里亚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得以重新确立。女扮男装的薇奥拉凭借其欺骗性的外表以及由此带来的幻觉，创造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氛围，使与之相关的人在陷入伦理混乱的同时参与到身份的建构与社会秩序的重构中。弗莱将莎士比亚的喜剧结构描述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的驱动力和新社会的结晶。他认为：“伪装的女主人公的活动有助于促成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和社会新秩序的建立”（Frye 37）。通过女扮男装的薇奥拉，奥利维娅在未见到西巴斯辛时就已经爱上了他，当所有的冲突与混乱随着西巴斯辛的出现而烟消云散后，奥利维娅欣然与西巴斯辛结为了眷属，并最终确认了自己在爱情与婚姻中的身份。薇奥拉通过女扮男装建构侍从身份接近公爵，获得了公爵的信任与宠爱，而公爵也逐渐认识到了隐藏在薇奥拉身上的美好品质并感受到了她真挚的情感。最终，薇奥拉也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奥西诺公爵的爱情，并获得了在伊利里亚永久生活的伦理身份——公爵夫人，公爵也得以确立在爱情和婚姻中的伦理身份。伦理身份的建立与确认意味着伦理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和谐共生的新社会正逐渐形成。

女扮男装的伪装不仅是塑造戏剧张力的重要手段，而且会造成伪装中的人物伦理身份的改变。通过欺骗性的外表营造一种扑朔迷离的伦理环境，从而影响所有相关人员的视角，并对其社会共同体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薇奥拉女扮男装的身份的改变，莎士比亚巧妙地将读者与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情感与欲望、外表上的伪装与精神上的伪装以及身份的建构与解构等诸多问题上，引发我们的审视与思考。

结语

喜剧作为一门文学艺术，不仅是为了娱乐，且以矛盾冲突、幽默讽刺、突转反复等手法揭示现实，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第十二夜》正是通过女扮男装的伪装引起对身份、认知以及情感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寓教于乐。一方面，本剧旨在通过外表上的伪装来揭露人们精神上的自我欺骗与“伪装”，从而强调自我认知与理性选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意在阐明社会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得益于社会个体身份的建构与确认，源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之中和谐共生的伦理友爱。自恋与孤立无法构筑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只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间隙与隔绝。

本剧中的女主角薇奥拉不像传统的喜剧结构中那样复归到原先的装束，而是到剧终都保留着男性的装束，且最后一幕也未采取大部分喜剧用舞蹈和婚礼来庆祝个人和社会实现圆满和谐的结尾方式。但正是通过这种开放的结局，莎士比亚给予我们对于喜剧的无限遐思。每个人在这个宇宙中都有自己

的位置，有权展现自己的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莎士比亚通过小丑费斯特的谢幕曲，讲述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之旅，将现实世界引入浪漫的伊利里亚，使浪漫与现实相互交融。喜剧以“愿诸君欢喜笑融融”（5.5.401）作结，向读者和观众敞开怀抱，让观众参与到对喜剧的构建中，对自我的定义中，对人类幸福的期盼中。

Works Cited

- Bache, William B. "Levels of Perception in *Twelfth Night*." *Ball State University Forum* 5 (1964): 56-58.
- Bradbrook, M.C. "Shakespeare and the Use of Disguise in Elizabethan Drama." *Essays in Criticism* 2 (1952): 159-168.
- Frye, Northrop. *A Natur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nd Ro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65.
- Garber, Marjorie.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Greenblatt, Stephen.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Chicago UP, 1980.
- 何自然 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现代外语》3（1998）：92-107。
[He Ziran and Ran Yongping. "A Review of Relevance Theory—the Essentials of Cognitive Pragmatic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3 (1998): 92-107.]
- Howard, Jean K. "Cross-dressing, The Theatre, and Gender Struggl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hakespeare Quarterly* 4 (1988): 418-440.
- Jones, Ann Rosalind. "Surprising Fame: Renaissance Gender Ideologies and Women's Lyric." *The Poetics of Gender* (1986): 74-95.
- Johnson, Samuel. *Johnson on Shakespeare*, edited by H. Woudhuysen. London: Penguin, 1989.
- Lawry, Jon S. "Twelfth Night and 'Salt Waves Fresh in Love'". *Shakespeare Studies* 6 (1970), 89-108.
- Newman, Karen. *Shakespeare's Rhetoric of Comic Character*. New York: Methuen, 1985.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Porter Williams, J. "Mistakes in *Twelfth Night* and Their Resolution: a Study in Some Relationships of Plot and Theme." *PMLA* 3 (1961): 193-199.
- Shakespeare, William.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London: Bloomsbury Arden Shakespeare, 2008.
-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喜剧集》，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Shakespeare, William. *A Collection of Comedies by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Nanjing: Yilin Press, 2012.]